

语丝·五里湖

意外或有惊喜

| 鉴明文 |

在宜兴紫砂史上,流传着一则“一棒鹰”的故事。说是民国时期,有位紫砂艺人叫范鼎甫,不仅壶做得好,而且擅长紫砂雕塑。范鼎甫对雕塑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看到什么东西可以过目不忘,并能用紫砂泥很快把它捏出来。

有一次,范鼎甫去蜀山的龙窑办事,忽见一只老鹰迎面飞来,其雄健而威武的姿态,一下子慑住了他的心,回去之后他放下手里的活计,立马把烙在脑子里的鹰雕刻了出来。这只鹰,泥色灰黑,双翅欲展,两目圆睁,几可乱真。可当范鼎甫颇为自得地把坯件拿出来晾晒时,一向反对儿子做雕塑的父亲,再没压住心中的火气,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朝鹰打去,范鼎甫一看架势,急忙上前抵挡,但来不及了,棍子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鹰的颈部。这个意外让范鼎甫颇受惊吓,可惊吓之余更令他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鹰脖子吃了一棍后,鹰头一下昂了起来,显示出一副骄傲长空的气势,把在场的人都看呆了,有人脱口叫出了“一棒鹰”。

若干年后的1935年,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一棒鹰”居然飞到伦敦,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并荣获金奖,从此“一棒鹰”声名鹊起,在紫砂雕塑界更被传为美谈。当然,关于“一棒鹰”的传说也有不同版本,有的考证说“一棒鹰”乃范鼎甫的高徒范大生所作,但不管怎样,一棒打出只神鹰大概是不错的事实,那落在鹰颈上的意外一棍,带来的却是意料不到的惊喜。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我去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许艳春工作室小坐,闲聊之间,问起她所发明的摔壶是怎么摔出来的,她淡然一笑称那纯属是个意外。说是某日,许艳春花了不少心血做成的一把壶坯不慎摔落在地,这让她十分懊恼,可在懊恼之余她竟发现摔落在地上的壶坯经与地面碰撞后形成了别样造型,原本丰润圆满的壶身呈出不规则的凹处,她越看越觉得立于地上的那把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韵,像一位经受过打击的人,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变得既内敛又不失斗志了。许艳春心中窃喜,便倍加小心地把那把壶坯捧起,并又稍加修饰后送进了窑炉,结果烧制出来的壶果然妙趣横生。从此,一种被冠之以“摔壶”的壶款诞生了。1998年至1999年间,有部名为《摔壶的诞生》的电视专题片,专门介绍了许艳春的摔壶

艺术,这部片子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连播4次,并荣获首届中国电视外宣片“彩桥奖”。

那你现在还做摔壶吗?我喝了口茶,对许艳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我的提问,许艳春这次没笑,她认真地回答,那次摔壶是意外收获的一份惊喜,但如果刻意去摔壶未必会有好的效果,况且摔壶对泥坯的干湿度要求很高,手中的力度也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否则摔出来的壶难有美感,弄不好还会摔坏;另外,摔出来的壶都是奇形,泡茶多有不便,因此现在只是偶尔为之了。我想了想又问,这偶尔为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了灵感,抑或在具备了某种特定的场势之后而为之呢?许艳春看着我,颌了颌首。看来,这意外的惊喜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这里边会不会藏着某种天人合一的感应呢?不得而知。

与许艳春摔壶摔出来的那份惊喜类似的,还有我知道的画家徐飞。徐飞是朋友老顾所钟情的一位画家,曾几何时,徐飞在老顾的鼓动和策划下,采用中国画的技法和西洋画的表现形式,以陶瓷釉为颜料,用毛笔直接在紫砂挂盘上作画。可由于釉的特性和毛笔使用的局限性,加之高温烧制过程中产生的窑变,以至于对每副挂盘的画面效果均很难预想,也很难把控,这就导致了每幅作品总是在意料之外,又总能得到一份惊喜。那些用釉水创作的画面,经窑火高温裂变后明亮光洁,釉色隐约约、深深浅浅、明明暗暗、虚虚实实,充满了迷人的肌理,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对此,老顾称之为“窑火丹青”。已故著名陶瓷艺术家、教育家张志安生前亲临窑场观看了徐飞制作挂盘的全过程后称赞说,这是土的艺术、火的艺术、人的艺术,陶瓷,这窑火丹青,既神秘又神奇,圣火熔泥,飞金溅翠,它的效果在想象之中,还常在想象之外,打开窑门,那釉色、那窑变,常能给你意外的惊喜。

哦,又一个意外惊喜。我揣摩着这些艺术之路上时不时发出来的意外惊喜,忽然觉得,当你对某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足够的情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积蓄了庞大的能量之后,这件事情遇到意外时或有可能给你带来惊喜。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了吧。

苦心人天不负。艺术如此,其他应该也是如此。

晚风·龙光塔

丹东留下的那座断桥

| 金志标 文 |

初秋又去丹东,仅住一晚,逗留时间不足24小时,鸭绿江边的断桥景区竟去了三次。

是夜,在距断桥不远的小饭馆吃饭,等待上菜局促的时间里,原已坐定的大伙早已急不可耐,不断地起身离座,透过并不明晰的窗玻璃,伸长脖子争相远眺断桥的战争遗迹。

草草用完晚餐,大家急如星火地走向桥边。我仰望夜空,只见那清莹的天空中点缀着密密麻麻的星星,夜空显得如此宽广和清澈,赋予北方夜空特殊的魄力。此时,不宽的观景平台已是人头攒动,穿梭于桥南头江岸路上的各类车辆川流不息,夜幕下条形霓虹灯已将断桥勾勒得轮廓分明。桥头上“鸭绿江断桥”五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显得浑朴圆劲、气魄雄伟。

我伫立在江边,那江水如黑色绸缎般的柔软和平静,江水如镜,倒映着那断桥清晰又具动感的影子。年复一年的江水,水流时而湍急,如同奔腾的雄狮,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时而温柔,滋养着两岸的生灵。鸭绿江,它见证了上个世纪50年代,那场彪炳史册的抗美援朝战争。

位于丹东市的两座鸭绿江大桥,曾是志愿军的重要过江通道。1950年,彭德怀元帅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浩浩荡荡的部队在此结集,保家卫国,正义之师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1951年,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动各类战机,将此桥拦腰炸断,形成了今天断桥的模样。经过三年时间中朝军队艰苦卓绝的奋战,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如今在鸭绿江彼岸仍长眠着十多万英雄儿女。

当晚,我辗转难眠,耳边不断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雄伟的节律占据着,震撼着心灵。我想起我儿时的老邻居、老同学的父母亲,他们都曾入朝参战,回国后,父亲目光如炬,健步行走的样子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母亲则在朝鲜

由于经受过极度寒冷,落下了终身的风湿,走起路来常常是与她年龄不匹配的蹒跚而行……

我又想起了我夫人的大娘舅,荡口人,早年也曾入朝参战,可能是亲历过炮火连天、焦土四溅的洗礼,带着宽边近视眼镜,讲起话来常常是穿云裂石般。我注意到了,他参加家族里的大活动,总是会在洗得很洁净不太适时的服装胸前,佩戴上一枚已经泛黄褪了色入朝作战纪念章,脸上时不时会泛起厚道人的笑。

次日清晨,当同伴们还在酣然梦乡时,我独自一人出了宾馆,沿着十经街,走了约3公里直抵鸭绿江边。初秋的断桥景区边鲜花绿树,祥和煦秀,金石石铺就的路面引来好多晨练者和像我一样前来参观断桥的人们。鸭绿江水与往常一样仍有节律地流淌着,架在江面上的两座桥(一座是竣工于1943年的中朝友谊大桥,一座是断桥),像横卧在江面上的卧龙,只是断桥向北望去如突然出现休止符似的,看后如鲠在喉。

吃罢早餐,组织方的行程里又出现了断桥景区,我没有半丝半缕的无奈,反觉得很值得很幸运。驱车不多时,又来到了断桥脚下,我们拾级而上登上断桥,抚摸着一面面鲜艳的军旗,端详着入朝参战部队番号的铜牌,那样的自信和坚定。断桥北顶端硕大的屏幕上正播放着《长津湖》影片,心情又一次沉重了起来。脚踏在当年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走过的地方,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一股敬仰、恭敬和感动来。

北方的风驱散了初秋的闷热,伫立桥头,吹在身上的风是惬意的。俯视那江水,浩浩荡荡从容不迫,我的脑子里跳出的,是刚毅、坚固、顽强这些词语。飞过一群鸽子,带着它们那一身洁白无瑕的羽毛,优雅地翱翔在水天相接宽广的空间,犹如一片片轻盈的云朵在无尽的天空中自由飘荡,宛如一道美丽的彩虹,传达着和平和希望的信息。

情趣·健康桥

报纸的翅膀

| 言子清 文 |

无锡西漳公园内的一处湖边,有个游客驿站。游客累了,就在驿站前的圆桌旁歇息,冬天晒晒太阳,夏日伞下纳凉,喝茶,扯扯长空,吃些糕点,有的打扑克,有的移步,赏湖唱歌。这天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男青年,站在一位桌旁坐着看报纸的女读者后面,等着她看好后接回家阅读、收藏。原来这份晚报这天有文学等副刊,刊有几篇耐读的文章。

故事的序曲,是这天早晨,这位女读者开车去西漳公园,路过解放东路南禅寺旁的一个报刊摊,在倡导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大气候的当下,早晨就有人围来买报刊。这位女读者找地方停车后去报刊摊买当天的晚报,但仅剩最后一份,那位男青年同时伸手,两位读者蓄势待“抢”购了。

戏剧性的是这两位皆是报纸副刊的粉丝,互相对视时:“是你啊?”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原来他俩在市图书馆阅览室相识。之后,有时在阅览室碰到,两人要看同一张报纸时,说好,先看的一方看后就递给另一方。现在知道这天两人都要去西漳公园,于是商量好,女读者买下先看(她到公园将孩子送园内足球场后,就可在驿站看报了),男青年办点事后开车去公园驿站拿报看……

我过去编辑报纸副刊多年,这天在西漳公园见到一报两主情景后很兴奋。想到过去在江苏省报纸副刊编辑协会上我发言的一个论点:“新闻是报纸的主体,副刊是报纸的翅膀”,这张报纸“飞”到公园,再“飞”到寻常百姓家,我心里暗暗乐了。

